

我要说

恐吓

史说法治

清代一起“三公经费”案

□ 郭华伟

在古代,当个知县,有时真不是啥好差事。虽说知县只是七品官,但天高皇帝远,也算是一方霸主。问题是,若是个偏僻点的县城,倒也好点。如若处于交通要道之地,或者尽管穷却不断有领导来“巡查”,那这知县就得愁白了头。

这发愁的缘由,就在于“三公经费”。清代的县衙,主要是收粮纳银。地方上的事务,大多由宗族来管理。所以对于知县来说,平日里为数不多的大事之一,就是怎么招待前来“巡查”的领导了。

在招待的规格中,各种名目的陋规,数不胜数。哪怕是富县,也经不起折腾,更别说穷县了。对于多数县衙来说,每年的收入都得拨出一大部分,用来当作招待上级的“公款”,这也就成了清代县衙的“三公经费”。

清朝有位知府,曾做过统计。最低级别的领导来巡查,当地县衙在摆宴席、唱戏以及各种开销上,每天都得花费白银三百两左右。若是碰到规格高一点的钦差下来,则每次起码得花上三五两白银。

清代乾隆时,就曾因“三公经费”发生了一桩惨案。有一年,有位省级的梅姓学政,下来主持科考。接待他的是一个穷县的杨姓知县。一开始,这位梅学政还做得样子,让随从每日拨出近三十两银子的“蔬菜钱”,其余的开销则由地方上负责。可哪怕如此,杨县长为了筹银子,还是愁白了头。

对于杨知县的招待标准,梅学政无疑是一肚子的不满。当然,招待上的“不足”,一是地方穷,确实没什么油水。二来,这杨知县在人情世故上,也不是什么吃得开的油滑角色,所以马屁拍得不够响,引起了领导的不满。其实,杨知县和梅学政,是同年考中的进士,属于“同榜”,若非个性关系,恐怕也不至于官位差这么悬殊!

梅学政没捞够油水,心情自然不好。心情不好,就难免找茬,一会儿威吓杨知县,说要参他一本;一会儿又嫌饭菜不香,轿子不够威风等等,让杨知县疲于奔命。而最后,淋雨事件竟然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杨知县一直备受欺辱,心中早就凌乱无比。读“圣贤书”的人,难免有点心高气傲,被人这样羞辱,心中不忿可想而知。最后,杨知县借了顶差一点的轿子,供自己用,却把原本自己用的那顶好一点的轿子,供梅学政使用。哪知,去接梅学政的时候,梅学政心情正不好。当时,天下了大雨,梅学政有心给杨知县点颜色瞧瞧,故意不出门,不上轿子,让杨知县在门外苦等,人连着轿子,被淋成了落汤鸡。

平日常,好歹也是一方官员,杨知县几时受过这样的气?接连几日来,胸中积压的郁闷爆发开来,杨知县一时想不开,从靴子里拔出了一把匕首,当场在轿子内自尽了。杨知县如此性烈,也出乎梅学政的意料。

后来,这事儿传到了乾隆的耳朵里。乾隆这才知道,领导下巡,原来是如此劳民伤财的事儿!这种作威作福的积弊,为时已久,乾隆有心借此整顿,无奈当时上下都一个德行,暮气已深,无力扭转。最后,只得处死梅学政,其他的整顿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起因经费而引发的案子,也让我们看到,在法治缺失的年代,仅靠个人的道德约束或者某位领导的有心整顿,是无法彻底隔绝贪腐弊端的。

“权”即秤锤

□ 卢海娟

整理一篇考古材料,文中说考古工作者在某地发掘出了“铁权”。搞不懂这是一种怎样的铁制器具,于是去翻词典。

原来,“权”是一种书面用语,意为“秤锤”,是称物品时用来压秤杆的金属球,也叫秤砣。“铁权”,铁秤砣也。

有资料表明:权是我国古代度量衡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表示的是重量的标准,相当于现代的标准砝码。我国幅员辽阔,在长期的银两流通中,因不同地域、不同习惯,不同场合、不同用途,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权。在封建社会为了征收赋税,称量财物,支付黄金以及铸造钱币等原因,需要各种权衡器,因此权的种类样式比较多。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开始,它才逐渐形成一种统一的准绳,一种权威的裁定。

既然“权”为金属器物,何以偏旁部首没有金属标志,却冠以“木”字呢?追查《说文解字》,其中解释说,“权,黄华木也”。再去找这种黄华木,却没有找到,也许此木早已绝迹,“权”就被挪作它用了吧。不过有人对繁体的“权”字(權)做了拆解,释为:权字中的木指由木头做的秤杆,指秤;草字头在此字中指民众;双口指众多的民众之口;“佳”就是好。所以,权就是在众多的老百姓心里有杆秤,大家都说好,都赞成,都同意,权力才被许可。这是一种民主的象征。

可以说,没有权,就无法准确称量物体的重量,没有权作标准,就无法权衡事物正确与否。从权的形态变化,可以管窥当时的社会状态。

由此引申开去,掌握大权的人,其实就是手握秤锤的人。这些人的作用,就是按照法定的准则,称量出善与恶的分量,沿着正义和公理的方向,奖善惩恶,做到公平公正,促使社会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在古罗马,权力的象征为中间插着一把斧头的一捆木棍,他们把这称为“权标”,拉丁文为 fasces,译为“法西斯”,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即由此而来。

我们都知道,法西斯是一种最野蛮的独裁制度和思想体系。他们对内实行恐怖统治,对外实行武力侵略和民族压迫。他们把权力当成高于一切的法典,恣意妄为。这种让权力无限膨胀的行为必然受到人民的唾弃,受到历史的惩罚。

中国和古罗马对于“权”的解读,很是值得我们深思。在我们的字典里,对于“权力”的解释有两点,一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一是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怀里揣着秤锤的人,心中就要时时装着一杆秤,更应该“如履薄冰”,不做一丝一毫的倾斜,否则“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权力的指针一旦向私欲倾斜,沉重的秤锤在砸伤别人的同时,难免也会砸伤自己。

□ 刘在武

屈指算来,干安监工作已有12个年头了。工作当中的酸甜苦辣,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记得那是去年4月的一天,我和监察大队的新任队长李队长一起去检查一家刚投产不久的化工厂。

化工厂地处郊区。高高的围墙,宽大的铁门,雄伟气派。尽管我和李队长敲了好一阵子的门,门里面咆哮着粗犷的犬声也没能惊动主人前来开门。

难道今天没开工?正当我和李队长准备离去的时候,大铁门“吱呀”一声开了,只见门缝里伸出一个光溜溜的大脑袋,“敲什么敲?想找死啊!”

我和李队长立即走上前去,李队长微笑着掏出执法证说,“我们是县安监局的,来你厂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我们厂很安全,不需要检

查!”大光头态度坚决果断,似乎没有丝毫的商量余地。

“我们只是看一看,不会影响你们正常工作的。如果有隐患就整改,没有隐患我们就放心了。这也是对你们厂负责!”大光头把脸一拉,斜睨着一双小眼睛极不情愿地说:“快看,看完赶紧走,真烦人。”

一进厂区,我发现这家化工厂并不大,十几名工人正上下忙碌着,刺鼻的化工味道让人不敢呼吸。我们通过认真细致检查发现,该厂所有员工都没有经过正规的安全培训。另外,电器线路破损严重,闸刀无盖,用铝条代替保险丝等。见此情况,李队长当场开出了《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并告知,根据目前该厂隐患较多,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现状,必须立即停产整顿,待整改结束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生产。

当我把《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递给光头让他签字时,大光头

一声怒吼,把《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喇”的一声扔到地上,指着我和李队长大声说道:“什么?你俩小子是来找茬的吗?立即给我滚出去!”

李队长一看大光头这架势要来硬的,便不温不火地说,“你发这么大的火干吗?我们不是来给你吵架的,对你厂做出停产整顿的意见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如果你们这样野蛮干蛮干,早晚是要出大事的。”

光头怒气冲冲地说:“我看你们是居心不良,欠揍了!”说着从腰里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往桌子上猛的一扎,“你俩今天想给我过不去是吧,我现在就给你俩放点血,信不信?”

李队长丝毫没有被这一幕吓到,反而义正严词地说:“安全是生产的前提,干企业必须保证职工的安全。一旦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受损失的不仅仅是企业老板,毁坏的确实是无数个家庭。你难道愿意看到你的厂子发生事故的悲惨景象

吗?我们来你厂并不是来找茬的,咱们一无仇二无恨,主要是想帮你把安全生产工作做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让你多挣钱、挣大钱。你刚才拿刀子要动武的样子,难道就不怕法律制裁你吗?”

听到这,大光头慢慢地把头低了下来,揉搓着双手,说:“对不起,是我不懂政策,光想着挣钱,真没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的门道。我现在就让人工停下来,按照你们的要求认真整改,整改不到位绝不开工。”

一个月后,光头主动打电话要求我和李队长到他的厂子检查整改情况。一进厂区,没有了上次凌乱的景象,各种安全措施整改到位。刘长说:“你们整改的非常好,可以开工生产了。”光头说:“这多亏你们帮了大忙啊!为企业排除了一颗定时‘炸弹’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这时,光头拉着李队长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诚信

□ 占素华

在我所居住的小镇上,有位的士司机,他叫张林,平日以来,往返于市区和乡镇间的线路拉活,生活温和且平静。可自张林一次无意的善举,日子似乎就卷进了弥漫的风波。

那是个午后,张林照样载着乘客,驰骋在公路上,忽然,在汽车行驶到一条小路时,在张林的视野内,发现有位老妇出事了,这位老妇的身体被一辆三轮车压在身上,表情痛苦地横躺在路边,一只手捂着伤口,另一只手拼命地挥舞着,好像在求救。见此情景,张林来不及多想,赶紧靠边停车,下车后,立即把这位老妇扶起,询问老妇受伤情况。

得知,老妇是当地的村民,骑着三轮准备去田里给庄稼施肥。未想,人老了,正好被路边的石头绊到了,就从车上滚落了下来,而这时,又恰巧中雨,路上行人稀少,就这样遇到了他的及时相助。张林原想将老妇送去医院,但老妇执意拒绝,无可奈何之下,张林见老妇并无大碍,于是便放下心来,驱车继续前行。

张林一直认为,此举只是做了他本应做的善事,但不曾料到,两天后,张林接到当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原因很简单,当天他停车伸出援手时,却正巧,被老妇的同乡远远地瞧见,她见老妇摔伤倒地,而张林只是随之扶起,并未送于救治,因此她顺水推舟地判断,张林应是肇事逃逸的司机,而后,机灵地记下了张林的车牌号。

而老妇的儿子,闻讯母亲受伤,赶赴现场又听闻老乡的说法,于是,一怒之下就到派出所报了案。

接到此消息,张林当场就懵了,不过出于大局,张林还是冷静了下来,决定先去派出所,积极配合警方的调查。而所幸的是,那位老妇也在医生救治下,意识逐渐地清醒过来。老妇得知儿子的鲁莽举动时,一脸的愤怒,十分激动地说:“孩子,我们不能冤枉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准则。”并当场要求儿子务必向这位恩人道歉。

长镜头

“良心豆腐”

□ 文/图 本报记者 刁军杰

刘冲,今年36岁,石家庄市辛集市人,他自幼时摔伤落下残疾,身体的病痛并没有把他击倒,反而让他更加坚强。

经过多年的钻研琢磨,他学会了做豆腐来维持生计,他做出的豆腐又白又好吃,得到了当地新老顾客的认可。刘冲说:“我做的是良心豆腐,我会坚持把豆腐做好,卖豆腐卖出去的是份信任,买豆腐买回的是质量。缺斤少两、劣质低下的豆腐,我不做。”

在自食其力的同时,刘冲还满怀感恩,经常帮助孤儿、孤寡老人。用他母亲的话说,“刘冲看见日子过得可怜的人,就会从兜里掏出几十块钱塞给人家,帮衬别人。”



官场百态

我说那个谁

□ 李婧

刘局长刚四十出头,看上去却足有六十多,怪就怪他那颗超大的脑袋上,稀稀拉拉地只剩下了几根头发。人家都说,聪明的脑袋不长毛,刘局长却是个例外,一天到晚脑子跟糨糊似的。

一早,刘局长前脚刚踏进办公室,突然想起了什么,回头说:“我说那个谁,你把那个啥给我拿来。”一旁正在办公的秘书小刘紧跟着应声:“知道了。”溜小跑儿,沏了上好的茶水端了进来。刘局长躺在椅子上,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兩下,抿嘴喝了一口,嗯,味儿正!

上午十点在小会议室开个局机关工作会。十点半都多了,刘局长才“准时”推门进来。突然,他好像又想起了什么,摸了摸秃顶,说:“我说那个谁,你去把那个啥给我拿来。”紧跟身后的办公室小陈忙

应声“知道了”,溜小跑儿,拎来一个精包装的糖袋。刘局长最近总是犯低血糖,这个是要随身带着的。

下午下班,刘局长没回家,直接去了新开的那家餐馆。今儿,陈副局长在这儿做东,约了几个贴心人儿热闹热闹,秘书小刘和办公室的小陈早早就到了,就等刘局长点菜了。刘局长对菜谱看都没看,直接对服务员小于说:“我说那个谁,你把那个啥给我记上……对了,还有那个啥,让师傅给她烂糊点儿……再点个……再来个那个啥吧,上次吃着挺好!其余的你们看着上!”服务员小于头都没抬,喇喇地记着,忽然抬头问:“您几位要什么酒?”刘局长有点儿不耐烦:“就拿那个啥吧!”小于忙记录在点菜单上。

酒过三巡,刘局长来了兴致,对秘书小刘说:“你给那个谁打个

电话,就说让他准备准备,我过会儿儿过去。”小刘忙掏出电话,躲到角落里,把刘局长的指示传递了过去。一行人有说有笑走出了餐馆,上了各自的汽车,刘局长一路直奔富豪歌厅,歌厅的王经理已经在门口恭候多时了。待刘局长的车停稳,王经理一路小跑过来,笑容满面地拉开车门:“刘局长大驾光临,我早给您准备好啦!今儿还让那个谁陪您?”刘局长大手一拍王经理的肩膀:“那是!除了那个谁,还有谁能让我满意呢?”大家哈哈一笑,陆续走进了歌厅。

刘局长左拥右抱,左一口酒,右一粒葡萄,前面还有美女献唱,真是神仙一般的滋味!可就在他飘飘欲仙的时候,包厢的门突然打开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儿闯了进来,用手指着刘局长破口大骂:“你个小兔崽子,正经事儿不干,跑这儿风流快活来了!看我今天不

踢死你!”说着,就要扑到刘局长这儿来。刘局长吓得忙站起身,嘴里忙乱地喊着:“我说那个谁,赶紧把那个啥拿来,我要那个啥!”左边的小姐拿来茶几上的酒瓶,右边的小姐拿起手机,都塞到了刘局长手里,充做防身工具。秘书小刘和小陈上去一把抓住老头儿的两条胳膊,弄了个燕儿飞的高难度姿势。陈副局长冲到门口大叫:“保安!保安!你们怎么把个疯老头儿放了进来?干什么吃的!快把他拉出去!”走廊里噼里啪啦一通乱糟糟……

随着“啪”的一声响,啤酒沫子、玻璃碴子溅起老高,乱哄哄的屋子也总算安静了下来。只见刘局长急得涨红了脸:“我说那个谁!……小刘!把车钥匙给我,我要回家!你们快把那个谁给我松开……那是我爹!”说完刘局长就慌忙地跑出了歌厅……